

旧北京的赌博和赌场

王 子 威

一、公开开设的大赌场

天桥赌场的靠山是国民党的伤兵。那时北平国民党的伤兵很多，他们依仗伤兵这块牌子，没人敢惹。有的伤兵勾结当地的土棍，在天桥一带搞起赌场来。每个赌场总有一两个受伤军官撑腰，另有两个伤兵，架着拐，穿着带红十字的衣服，往门口一坐，还有谁敢来过问呢？

在旧社会，北京赌博的风气很盛，各种花样的赌博到处可见。最普遍的是斗纸牌、打麻将、推牌九、打扑克和押宝摇摊。这些赌博形式不一，输赢有大有小，参加的人也不尽相同。有的人是闲来无事，拿赌博作为一种消遣；有人嗜赌成性；有的人在家里聚赌抽头，有的人设局捣鬼，骗人弄钱。逢到过旧历年，赌风更盛，各个家庭、商号、旅馆、饭店，无处不在赌博，

走到哪儿都是赌场，一赌就是 5 天 10 天的，几乎成了一种习惯。

赌博这种事，人人都知道是坏事，可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喜好它呢？主要是它适应了一些人侥幸发财的心理，又带有很强的刺激性。偶尔一次赢了，便希望有两次、三次以至更多次的胜利。即便失败了，也不甘心认输，希望下次能赢；下次又失败了，希望再下一次；有时碰巧真个捞回了本，就想多赢一点，总也没个满足的时候，总想去赌。于是就有人以开赌场为业，想出种种办法去迎合那些赌徒的心理，让他们来上当。

旧社会官府也禁止赌博，实际是禁而不止。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公开办大赌场，地面上的人不但不敢干涉，而且还要派人保护。这就给赌徒们提供了赌得“畅意”的场所。抗战前后的北京，这类赌场并不在少数。

俱乐部 一般的俱乐部都是当时的政治权要操办的，门口挂着大牌子。谁都知道这类俱乐部是有大后台的。由于“安全”，赌徒们都乐意到俱乐部玩。进俱乐部并不难，好歹有个人引着就行。进门先买筹码，买的数目不能太少，起码得百八十元，不然不够赌的资格。里面有样样赌法，赌得最大的是牌九、扑克。场上规矩是，不管谁，赢了钱都按 5% 扣水（就是抽头），过钱时只认筹码不认人。俱乐部里供应有大烟、“白面”、各种名酒点心等，还有娼妓。赢钱的主儿，因为钱是赢来的，当然要挥霍一番。输钱的也有继续寻欢作乐的，一些有地位的大人物在来俱乐部之前，总要事先通知俱乐部，一般的赌博即行停止。门口除大人物自己的随从、护卫之外，警察还得加岗保护。

大旅社 大旅社在前门外煤市街路西，是个著名的大赌窟。

据说主办者是个日本人。开办约在 1936 年前后。刚开始，不过三楼有些人聚赌，人数不多，也不公开。这样干了一个时期以后，主办人感到很赚钱，就和地方当局勾结在一起，以旅馆做招牌，正式变成了赌场。赌场设在二楼，大小牌九、金钱摊、押宝、扑克、麻将，五花八门。人最多，赌的最大的大小牌九。来赌的各色人等都有。每推一次，案子上的筹码几乎押满了。送牌、撙钱全用小耙子。每推一次，就有几百元的输赢。三楼有卖大烟和各种点心的，还有野妓替人烧烟。侥幸赌赢的人，便跑到三楼去挥霍。如有人叫饭，煤市街的夜宵馆随时往里面送。总之，每天一开灯就开始上人，越到深夜越热闹，二直到大天亮才算完。

德义楼 地址在前门外西珠市口万明路。听说是日本人外号叫金大头的开办的。这个人交游很广，手眼通天，谁也不敢惹他。因此德义楼生意比别处保险。大约 1938 年春天，所有北京的大赌场都被抄了，惟有德义楼不在其内。原来，金某事先得到消息，暂时停止赌博，所以没有被抄。至于德义楼里面的赌博情况与大旅社大致一样，不再赘叙。

此外，西珠市口的三江旅馆、东四牌楼的东四公寓等赌场，都和以上两处差不多。

开明戏院楼顶上的赌场 开明戏院就是现在的民主剧场。这个戏院楼顶上，也开过一个时期的赌场，时间大约比大旅社稍晚一点。这个戏院每天晚上看戏的人很多，楼下开戏的时候，楼顶的各种赌博也开场了。楼顶搭了很大的天棚，安了极亮的电灯，照得和白天一样。一共有五六个赌场，人围的最多的是大小牌九，其次是押宝和摇摊的。最热闹的时候是散戏之后，几乎每天都要赌到天亮。这个赌场热天人多，秋后就慢慢少

了。

天桥的赌场 天桥的赌场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开始有的。开始只一两家，后来越来越多。这种赌场大多数是“腥赌”。所谓腥赌，就是几个人合伙想法子勾引别人来赌博，然后用种种骗术（或在赌具上做手脚，或在动作上作弊），把别人的钱弄到手。表面上是赢去的，实际和明抢一样。这种赌博往往把人闹得倾家荡产，用那些赌棍的话说，就是把某某给“宰了”。宰人是有血腥气的，所以把那些坑人骗人的赌博都叫做“腥赌”。天桥赌场的靠山是国民党的伤兵。那时北平国民党的伤兵很多，其中还有不少官儿。他们依仗伤兵这块牌子，没人敢惹。有的伤兵勾结当地的土棍，在天桥一带搞起赌场来。每个赌场总有一两个受伤军官撑腰，另有两个伤兵，架着拐，穿着带红十字的衣服，往门口一坐，还有谁敢来过问呢？就是管地面治安的人也懒得多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这种赌场主要也是大小牌九，押宝、摇摊的也不算少，其他赌法也有，不过极少。每天下午人最多，晚上渐渐人少了。这种赌场只要一进去，多少得输钱。赌场每天赚的钱，由赌棍和伤兵对半分。据说撑腰的受伤军官，一天可以弄到百八十元，就是把门的伤兵最少也能弄个二三十元。

除了以上这些赌场外，前门外观音寺东头路南和王广福斜街西口路南，也有牌九场，时间也在晚上，不过局面比大旅社等处小多了。

二、马路边上的腥赌

庄家往手里握棍时，故意让对方隐约看见一点，刺激对方照所看见的押。然而放开手一看，押的人是定错无疑。原来那棍是秫秸杆，一头是“幺”，一头是“二”，中间套有一层极薄的膜，可以上下活动，用手一捏就变了。

旧北京东西长安街路旁树后、天安门左边树林里，以及筒子河转角处，这些比较僻静的地方，常常有人设赌。主要是以过往行人为对象的腥赌。设赌的人用速战速决的办法，有一个人就和一个人赌，有两个人就和两个人赌。摊场摆好之后，先让自己的同伙装着来赌，同伙总是赢钱，好让过路人看了以为有便宜可占，因此上了他们的圈套。过路人一时财迷心窍和他赌时，那就非输不可。他们骗了钱，马上收场另换地方去骗人。常有商店的小伙计，柜上派他出来办事，把办事的钱输掉而不敢回去，以至逃跑或寻死。

干这号买卖的一般都是无业游民或地痞流氓。他们方法很多，一是摆赌的地方都选在既不是通衢大道、过往行人又不太少、警察又难得光顾的地方；二是在赌局附近或稍远一些路口上，设人放哨，一有地方上的人来，马上传信收局，等他们过去了再摆上；三是想法和地面上的人勾结。旧社会管地面的没有不吃私的。

马路上常见的赌博有以下几种：

摆棋势的 设赌的人在马路边摆好半局象棋，让人看了总有一边比较占优势，爱下棋的人不由自主想和他下。这时他就提出条件：赌点什么？开始不多说，不是赌盒烟，就是别的什么，由小而大，引人上钩。他的同伙装做路人，故意敲边鼓，并自动做“中人”，双方同意后，把赌的钱都先交给“中人”，然后摆棋势的就让对方挑边。棋一下起来，只要对方不是行家，三绕两绕就会被弄迷糊了，结果准输。这种棋势都有一定步法，摆棋的人早记熟了，即使是象棋高手也不过和他和棋，他是绝对输不掉的。

六地儿 这种赌博是在一张纸上，划分 6 个格，每个格里画有和骰子上一样的“1”、“2”、“3”、“4”、“5”、“6”，各种点。把纸贴在一只木头盘里。赌客将钱押在任何一格里。庄家将放有三颗骰子的铁盒摇几摇，再放下打开，只要有一颗骰子是赌客押的点，赌客就算赢了。假如有 2 颗（或 3 颗）骰子是赌客押的点，那么就是押 1 个赢 2 个（或 3 个）。实际上，庄家的 3 颗骰子都灌有水银（行话叫“带坠子的”），水银是活动的，庄家想让它出什么点，放时把骰子稍微向下一沉，那水银便跑到下面去了，就准能出什么点。还有一种是在盘子里划两个格，一个格里画着“1”和“6”两种点，另一格里画着“2”、“3”、“4”、“5” 4 个点。规定只要摇出格里的两个点，押者就算赢了。押的人当然是押“2、3、4、5”那格了，因为 4 个总比 2 个赢的机会多。其实谁知道，那 3 颗骰子有 2 颗里面有活动磁铁，而且“1”和“6”，上下都是空的，而盘子下面也装有磁铁，所以那 2 颗骰子不是出“1”就是出“6”，完全依照庄家的意思，谁能押得着呢？

么二宝 办法是在盘里划两个格，一个格是“么”，一个格是“二”。庄家拿两根棍，一根画着“么”的红道；一根画着“二”的黑道。他把其中的一根收起来，把另外一握在手里，让人猜，猜中即赢了。庄家往手里握棍时，故意让对方隐约看见一点，刺激对方照所看见的押。然而放开手一看，押的人是定错无疑。原来那棍是秫秸秆，一头是“么”，一头是“二”，中间套有一层极薄的膜，可以上下活动，用手一捏就变了。所以押的人怎么也赢不了。

还有一种红黑撬（亦名棒子板），和么二宝性质一样，只是把“么”“二”换成红黑两色。

押花人的 这种赌博最早流行于天津，以后北京也慢慢流行开了。庄家手里拿五张扑克牌，其中有一张牌是个“花人”（即 J、Q、K），牌面向下，来回不停地扔，一边扔，一边还翻过来让大家看。言明如果押中“花人”，1块钱给3块钱。押者明明看着那张牌是“花人”，赶忙押上，翻过来一看肯定不是。原来庄家手里有鬼。他把5张牌摸得熟透了，那张“花人”看上去是在最下边，赶他往下扔时，人不知鬼不觉就把上面另一张扔了出去，那张“花人”仍留在他手里。干这种赌博的都是伙人，如果和他争吵，他的同伙就会假装劝架，把对方哄走，把人弄得干生气没办法。

捻纸球的 在一只盘子里放上100个白纸捻成的纸球，庄家另拿一张画有记号的纸，揉成同样大小的纸球，在众目之下扔进盘里，然后把盘子晃几下，让赌客把最后扔进去的那个纸球拣出来。赌客花一毛钱买一个纸球，如果拣对了，可以得9元钱。可是无论看得如何准、打开时都是一张白纸。原来庄家往盘里扔的并不是那个带记号的纸球，而是另一个白纸球，那个

带记号的小球还在他手里。假如不服气要求他把所有纸球都打开来看的话，必须出 10 元钱，把 100 个纸球全买下。而就在赌客检查的当儿，他又会巧妙地把手里那个画了记号的纸球扔进盘中，赌客还是白输钱。

三、耍红白棚

凡是家里办喜事丧事时，都要在院子里搭大棚，喜事为红棚，丧事为白棚。有些人家由于办事没钱，便想出一种耍钱抽头的办法，称作“耍红白棚”。

什么叫耍红白棚呢？北京有这样一种风气，凡是家里办喜事或丧事时，都要在院子里搭大棚，喜事为红棚，丧事为白棚。有些人家由于办事没钱，便想出一种耍钱抽头的办法，称作“耍红白棚”。有点地位的人家，也用这种办法“打网”。凡打算耍红白棚的人家，棚一定搭得很早，拆得很晚，前后大约七八天的工夫。主家先要约请久赌的行家来成局，然后约好赌的人们入局。只要开赌的消息一传开，来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主家只消约人，招待一些茶点。此外还需在胡同口派两个放哨的，一是给头次入局的人引路，二是防备出事。不过一般是出不了什么的，因为主家早就把钱给负责地面治安的人送过去了，自然会得到照应和庇护。至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耍红白棚，地面上的人捧场还来不及呢，哪有胆子来抄这种赌局呢？听说

赌得大的红白棚，主家每天可以抽头百八十元。

此外，有人家大办丧事时，在出殡之前亮杠或等候起灵的当儿，往往也会在路边围起一群一群的人聚赌。以押宝为多。开宝的人，都是赌棍。他们专门打听哪儿有出大殡的，便早早去等候。警察很少管这类事，因为赌钱的都是些抬杠、打执事的穷人，就是抓了也没什么油水可捞，还可能受到上级埋怨。过去有的穷人越穷越赌，结果常常是把卖苦力挣的几个钱输得净光。

四、以游艺场为名的赌博

打枪场雇用的服务员楼上楼下有三四十人。他们和卖票的勾结好，枪一响，不论打中哪一格，很快就把信传出来，马上就能传走几张这种票。一张票就是 10 元钱，每次弄一点，一天下来，哪个服务员都要弄不少钱。

过去，有些事看起来是游艺，其实是赌博。特别在七七事变前的那几年里，北京这类场所特别多。因为是向政府交钱的，所以政府并不干涉。因而来赌的人趋之若鹜。

当时北京最大的游艺赌场有以下几处：

跑马场 在永定门外西南约五六里，地势宽阔，有两顷左右。春秋两季，是赛马时节。跑马场有一条很平的路直达永定门。马票有两种，一种叫座位票，就是赛前认为哪匹马跑得快，

记住马号，去买这匹马的票。开赛之后，如果这匹马跑了头马，那你就中彩了。不过买 1 元钱的票究竟能得多少钱，并没一定，要看这匹马的票卖了多少，买的人越多，分的钱越少。总之，这一场卖的票钱，除跑马场扣去百分之几十以外（据说不是定数，由经理人临时决定），其余的钱分给头、二、三马，至于马跑的快慢，完全掌握在骑手身上。每次赛马，要让哪一匹马跑头，他们心中是有数的，局外人很难知道他们的秘密。另外一种马票叫做“扣豆儿”（大概是译音），办法是临时买票，当场开彩。也就是按这一场共卖了多少钱，除去扣头，下余的钱分配在几等奖里。头奖得多少钱没有一定，这场票要卖得多的话，头奖可以得千儿八百的；如果卖得少，那头奖三五百也没准。二、三等奖以下的依次递减。得彩的人马上可以领钱。别人看见眼热，不由也想去试试。殊不知中彩的毕竟是极少数，多数人的钱全落进了场主的腰包。

打枪场 在前门外门框胡同（现同乐电影院），是朝鲜人李成浩、宋百宪开的。办法是在台上设一块大圆板，等分为 13 个格，其中 12 个格分别画着 12 属相的动物，一格是空白。玩的人可以买除白格外任何一格的票。台上在离木板二三丈远的地方，设一枪架，架上置枪，正对圆木板。票卖得差不多时即宣布停止售票，这时凡买票者都有权上台放枪。一切准备好后，台上管事的人将电门一开，圆板便很快地旋转起来。这时放枪的人就开枪，打中哪一格，买这格票的人就得彩。凡买 1 元票者可得 10 元。如果打中空白格，那所有买票的人就全输了，钱全归枪场。每天一到下午，来赌的人非常多，一天究竟卖多少票，赚多少钱，局外人不大清楚，但只看每天晚上地上铺得满满的废票，也可想见其卖票之多了。打枪场雇用的服务员楼上楼下

有三四十人。他们和卖票的勾结好，枪一响，不论打中哪一格，很快就有人把信传出来，马上就能传走几张这种票。一张票就是 10 元钱，每次弄一点，一天下来，哪个服务员都要弄不少钱。尽管如此，每天场主还是不少赚钱。

跑狗游艺厅 在前门外王广福斜街东头。办法和跑马场差不多，只不过“狗”是玩具狗，上面骑着玩具小人，规模也没跑马场大。电钮一开，10 来只小狗便跑起来，究竟哪只狗能得到头彩，局外人是不知道的。因为这里靠近八大胡同，每晚光顾的人特别多。这个场子开了大约一年多时间。

日光游艺场 在前门外珠市口南路东。听说是日本人高岗开的，直接经营的是中国人，每天赢利按四六分成。办法是用气枪打洋瓶子。在一个有圆托的木架子上，横放一个洋瓶子，四周系网子，以防洋瓶掉下摔碎。玩的人买筹码就可以打。筹码是装在纸烟盒里的，用不同的纸烟盒装不同的筹码，只要一看烟盒，就知道买的是多少钱的筹码。“黄狮子”的烟盒是一毛的筹码，“金狮子”烟盒是两毛的，“前门”的烟盒是五毛的，“炮台”的烟盒是 1 元的。打的时候，气枪距离瓶子嘴不过二三寸，用枪一打，瓶子就在木架上旋转起来。如果瓶子掉了，打的人就算赢了，如果掉不下去，那便输了。听说瓶子的掉与不掉，全在摆瓶人身上，想让它掉，转不了几下就掉了；不想让它掉，就是转上一天，也不会掉下来。这也算一种技术。看起来那瓶子好像很容易打掉，实际上掉的时候极少，不掉的时候却很多。因此，老板和经办人每天都能赚到很多钱。

另外，在前门外观音寺东头和天桥一带，还有些别的花样，不过性质都和以上几种差不多，开办时间也不长，就不再赘述。

五、变相的赌博

卖得最多的是航空奖券。这种奖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，每月开奖一次，每张售价 10 元，头奖 50 多元。每张分为 10 条，买整张买分条均可。每开一次奖，虽然发出一些奖金，但总计起来，还不及售券款的一半呢。

各种奖券 奖券也叫彩票。北平沦陷前，社会上有不少名目不同的奖券，有的是当时政府主办的，有的是外国商人发行的。这些奖券，不论以“建设”为名，还是以“救济”为名，其实不过是变相赌博。那时候，只要往前门大街、西单、东四等热闹地方一走，就可以看到在钱庄、银号、兑换所或商店的门口，贴满红的、黄的、绿的等各色的纸，上面写着“本号发卖各种奖券”、“头奖 50 万元”、“良机不可错过”等字样。卖奖券最多最出名的，是前门外的正通银号、源利银号和月中桂纸烟兑换所。因为这几家曾经出过头奖，人们就认为在这些地方买奖券有希望中奖，于是都来这几家买。

那时卖得最多的是航空奖券。这种奖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，每月开奖一次，每张售价 10 元，头奖 50 万元。每张分为 10 条，买整张买分条均可。每开一次奖，虽然发出一些奖金，但总计起来，还不及售券款的一半呢。那些财迷心窍的人，被“50 万”这个数字迷住了，输了还想再捞，一次又一次买，不知

白送了多少钱财。

其次是黄河奖券。也是国民党政府办的，也是每月开一次奖，每张售价 1 元，头奖 1 万元。黄河奖券发行虽然没有航空奖券时间长，前后也有几年工夫。这两种奖券开奖时间总要错开，为的是销售上彼此不受影响。

还有外国商人经中国政府批准发行的各种慈善奖券，或为“冬赈”，或为“救济”旱涝灾民，名义都很好听，其实是变相搜刮。

花会 北京周围的乡村，过去惯有押花会之风。花会最初是从天津传来的，妓女和码头工人最爱押花会。传到北京以后，虽不如在天津时那么普遍，但也为数不少。花会一般都是些奸商纠集几个土棍搞起来的。专门有给花会跑腿的人，称之为“跑封的”。这种人认识人多，各地方情况熟。他们干这行，从两头儿都能得到好处：办会的按卖出钱数付给他们报酬；碰巧得会的人也会给他们吃点喜。花会是每月一开，共有 36 门，如板贵、天门、会音等，押会的可以任意挑选。在决定押哪一门时，迷信活动特别多，什么圆梦、祷告土地庙、绕孤女坟等等，无奇不有。可是，得会又谈何容易！每次得会的人仅占极少数，白输钱的是大多数。最合适的只有那些办会的人，他们是回回得钱。有些押得多的人，一失败了，不是典房子，就是卖地，不然就落下许多亏空，好几年缓不过来。被挤得寻死的也常有所闻。

旧上海的赌博

平襟亚 斯尔鑫等

一、彩票

彩票店门首大书“头彩尚在”，“号单已到”，甚至拍柜叫喊：“发财票要哦！”“快夺头彩！”喧闹不休。

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赌博原有悠久的历史。自从帝国主义开辟上海租界起，各种赌博应运而生，花样不断翻新。彩票、跑马、跑狗、回力球、吃角子老虎、赌台、总会、花会等等，流毒社会，危害甚烈。兹将赌博的种类及其发展经过分述如下：

1898年美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租界公开发行“吕宋票”，又称“鹌鹑票”，以开彩得奖为号台。这是上海彩票的开端。不久，我国各地纷纷效尤，先后有江南彩票、湖北彩票、安徽铁路彩票等陆续发行。辛亥革命后，上海地方当局与慈善机关联合发

行慈善奖券，在城内老北门和民国路（今人民路）一带设立彩票店，广为推销。彩票店门首大书“头彩尚在”，“号单已到”，甚至拍柜叫喊：“发财票要哦！”快夺头彩！”喧闹不休。同时还有浙江塘工奖券等发行，名目繁多，不胜枚举。这一时期（近 20 年）上海人民消耗在彩票上的资财，数字惊人，无从统计。以后的万国储蓄全、中法储蓄会等以巨额奖金为号召，吸取人民的资财，也都是变相的赌博。万国储蓄会存款分整户和散户两种，整户 12 元，散户 3 元，每月开奖一次，得头奖者，整户 2000 元，散户按例分配，期限为 15 年，如存满 15 年，无息还本，如不足 2 年，连本没收。中法储蓄会，其办法相同。这两家储蓄会都由法国商人开办，并在驻沪法国总领事注册。

二、跑马

钱大钧任淞沪警备司令，因分肥不匀，故意刁难。秋季大跑马最后一天中午，钱突然下令戒严，将满场人马困在跑马场内，不准越雷池一步。当时跑马内有某中央委员和孔令杰二小姐等人亦被围困在内，后来言于蒋介石，钱竟因此去职，调任第三师师长，住到苏州去了。

上海公开赌博的最大场所是跑马厅。租界开辟后不久，外国人便在南京路河南路设立一处球场，以打马球供私人娱乐兼作赌博的场所，人称“抛球场”。1860 年英国人于上海最繁华的

中心地点泥城桥南、马霍路（今黄陂北路）和静安寺路（今南京西路）等处强圈民地，开辟跑马厅。当时只给价每亩 40 元，土地所有者（全系上海人）拒不领取，相持 3 年。到 1863 年，英租界当局强施压力，又逐渐向四周扩充，共计侵占土地 430 余亩，大部分土地均未给价。自此时开始，在跑马场内部建造洋房，并在马霍路添造马房、办公室和大看台等设施。从此每年春秋两季（即每年 5 月和 11 月）举行赛马各一次，以跑马总会会员赛马为名，公开大规模举行赌博。赛马时中国人入场赌博的甚多，有什么买“位置”、“独赢”、“摇彩”、“香槟”等名目，输赢之大，足以倾家荡产。更有所谓“跑马大香槟票”，在场外普遍发行，每张 10 元。每逢大跑马之日，上海各洋行封关（休息）把大跑马视为一件大事。这样的跑马历时数 10 年。

在跑马厅举办赛马初期，每逢跑马季节，跑马厅周围一带的街道，如静安寺路的居仁里等供于内，常有流氓聚赌抽头；或在跑马厅外边周围搭建临时看台，供人登台观看跑马，每人收取若干文钱。但这一行当，不久即被禁止。

此后，上海郊区江湾引翔港也于 1926 年开辟了一个跑马场，是中国官僚买办勾结外国人开办的。中国官厅也来分肥。北伐以后，钱大钧任淞沪警备司令，有时因分肥不匀，故意刁难。有一次正当秋季大跑马最后一天，中午，钱突然下令戒严，将满场人马困在跑马场内，不准越雷池一步。后经跑马场负责人行贿疏通，至晚方解严。据说当时跑马场内有某中央委员和孔令杰二小姐（孔祥熙之女）等人亦被围困在内，后来言于蒋介石，钱竟因此去职，调任第三师师长，住到苏州去了。

1928 年，在虹口华德路（今长阳路）开设的“明园”跑狗场，创办最早。场内附设有游泳池，各种游戏电动车、露天舞

池等。跑狗也如跑马一样，为的是进行赌博，骗取钱财。继“明园”之后，又有胶州路的“申园”和亚尔培路（今陕西南路）的“逸园”（今文化广场），共计三个跑狗场。这些跑狗场是外国人勾结中国官僚买办开办的。其赌法是以外国狗追逐电兔竞赛，以先到终点者为胜，赌者自选一狗投赌注，输赢数也是很大的。

三、赌台

“利生”、“富生”两个大赌场，雇用职工及“包台脚”达 800 余人，用去资金 200 万元。赌场内部陈设华丽，一切供应免费，西菜、中菜、点心，应有尽有，并有年轻女子招待，汽车接送。

上海流氓地痞勾结外国人摆设赌台，这是半公开的赌博。所谓半公开，因为摆设赌台是“瞒上不瞒下”。“上”指的是巡捕房高级官员，如总巡、刑事科长等。其实他们也并非不知，只是得了贿赂，不闻不问罢了。“下”指的是巡捕房包探（俗称“包打听”）以及某一个地段的巡捕等。赌台对于他们是一块“肥肉”只要有进账，他们就可以包庇一切。

赌台的摆设按地域划界，按帮口分类。按地域划界是指凭借流氓平时的潜势力所在地，分疆划界，各不相犯。按帮口分类是指按广（东）帮、绍（兴）帮或本帮（本帮不单指上海，